

一、毛衣

琦君

記得那年到了上海，就請同學陪同在大新公司地下室買廉價毛線。

蜜蜂牌要十塊錢一磅，太貴了，同學介紹我一種六塊錢一磅的三羊牌也很好。還記得招牌紙上印的兩隻小羊，偎在母羊的身邊，是那樣的逗人喜歡，我就買了一磅墨綠的。也沒有找人，自己抽空織了。剛起一個頭就想起母親在船上送行時那隻冰冷的手，我馬上又改變主意，織成兩件背心，母女一人一件，一磅絨線就剛好。可是給母親的一件，足足從第一年冬天織到第二年的端午節前才完工——這樣慢功又不能出細貨的毛病，我自己想來就好笑。

寒假裡，我把背心帶回家，雙手捧給母親說：「媽，我們一人一件，三羊牌的毛線也不錯，您穿穿看合適不？」母親仔細地端詳了一番說：「倒是織得挺好，只是你何必給我織呢？我又不怕冷，也穿不慣這種打頭上鑽的新式樣子。」母親不喜歡套頭的式樣，我心裡真失望。想把它拆了重織成對襟的，母親卻又把它收起來了。

過陰曆年，母親天天蒸糕做餅的忙個不停，我也就沒有再提起毛衣的事。到我去上海的那一天早上，起床時，卻見一件墨綠色的長袖套頭毛衣熨得平平地放在被頭上，我詫異地拿在手裡，母親卻走過來笑著說：「我把你給我的背心拆了，趕著兩個通宵，把你的接上兩隻袖子，免得你兩隻胳膊冷。還剩一支多線，你帶回上海再織一雙毛襪穿吧！」我心裡明明是感激母親對我無微不至的體貼，嘴裡卻偏偏使性地說：「您為什麼要拆掉那件背心呢？您不喜歡，我知道。我也不要穿，背心接出的袖子，繃得胳膊不舒服。」這話明明傷了母親的心，可是母親只是嘮叨的說：「穿穿看，好歹對付一個冬，明年你有興致就自己拆了重織。」

「拆來拆去，把絨線都拆壞了。」不知為什麼我越說越止不住掉眼淚，母親把我摟在懷裡，摸著我的臉輕聲地問：「你怎麼了，這麼大人了，還是這個樣兒。」

「媽，您太疼我，我心裡難過。」我只說了這一句，就索性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……

那是我最後一次伏在母親懷裡哭，最後一次由母親給我梳好頭髮，別好白絨花，從那一次別離以後，我就沒有再見到母親了。

回到上海，我馬上買了一磅道地的蜜蜂牌藏青毛線，一半是由於感激，一半是由於好勝地想給母親一個驚奇，我開了幾個夜車，一口氣就織起一件前面釘扣子、套在襖子外面的毛衣，趕著郵寄回家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這樣快完成的一件工作。據姨媽告訴我，母親收到毛衣真是興奮，她穿在身上摸著、照著，讓所有的親戚朋友看她女兒的傑作。可是她並沒有穿多少次，她捨不得穿，下廚房怕上灰，曬太陽怕掉色，只有早晚才套一下。難怪那時姨媽把毛衣交給我時，看看還是嶄新的，這些年來，倒是我自己把它穿舊了。

我沒有了母親，只保留了這件紀念品。

二、立春思鄉

林明理

時至立春，雨帶著泥土的馥郁、萬木復甦，一派生機。我不由得凝視窗外晨光，好像想像隻白鷺，飛回故鄉的堤岸。好想像一朵小白雲，乘著我的夢想飛回嘉南平原……那一個靜謐、安詳又典型的小農村，時時留在我心中閃亮。

我的故鄉宛若一張古早的黑白膠片，瞬間便能投射出濁水溪畔的模樣，麻雀聲還在不遠處和平野的風追逐。廣闊的天空籠罩著春回大地、耕牛拉犁的沃土。新生的芒花泛著緋紅，開遍田野溪流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捐給了我遐想。

撥開油菜花田，童年便向我慢慢靠近了。我可以朦朧望見空曠的田野，風如此甜美，雨如此親切！一棵棵木麻黃，猶如老朋友似地，站在三十多年前鄉路的兩側，對我展開雙臂，迎接我歸來。一條小巷道，通往公雞叫、母雞啼的家院。田裡有母親栽種的甘薯、花生、紅鳳菜等，都在成長了。

像往常一樣，我快步地奔向益顯清晰的身影。那是父親的臉龐，帶著一抹微笑，眼裡閃著一種質樸恬淡的光。我永遠記得念大學二年級的那個立春，母親捲起衣袖，做著以綠豆芽、香菜、花生糖粉、炒豆乾等製成的春餅和一桌子的佳肴。我說：「這可是等了好久的美味啊！」我還向他們講述很多趣事，直到夜幕徐徐漫過來，月兒依偎著樹梢，我還不肯乖乖睡覺。

而今，驀然回首，我站在島嶼一隅，大地仍是睡意綿長。遠遠的天邊，芒花的合唱，讓我停步，故鄉的月依然掩映於夜空和那片田水之中，父親卻已離世了。但我永遠都會記得那一條同樣的鄉路、寧謐的原野，曾有父親的慈愛照拂，也就能享受孤獨。

值此時刻，春意漸濃。我靜靜地走在自己的歲月中，才剛一轉身，往事就這樣撩起了面紗。我想起唐代詩人羅隱寫的一首古詩有云：「遠天歸雁拂雲飛，近水游魚迸冰去。」或許詩人也是孤獨的，但其筆下的景中寓情，卻有更多的意味。因為，沒有比暮色中一行返鄉的大雁，或是融冰時魚兒躍出水面的歡愉，更貼切地描繪出立春遠近的景色。

雖然節氣歌裡也有句：「二月立春雨水連」，它讓我想起那個曾經難忘的二月，視野所及，盡是鋪上金色的油菜花海波浪。而讓我最感動的是，在我故鄉，大部分正要準備春耕的農民和我的母親，多保持著隨遇而安、儉樸的個性。他們在春天來臨前，也會冀望當年的農作物豐收，祈求新的一年風調雨順、民康物阜。

我相信，不論身處何地，在每一思憶裡，故鄉仍以溫煦的目光凝視著我。當愉悅的思緒輕輕撩撥心田的時候，我以感動之心，回顧了那個迎接春節，闔家團聚傳遞幸福的喜悅，也更明白了與家人相處的每一刻，實屬珍貴。

三、黑暗之光

向陽

走在黑暗的隧道中，風從冷寂無聲處襲來。暗黑，使得週遭的岩壁顯得詭異、腳下的道路顯得崎嶇，偶而從巖穴之間滴落的冰涼的水珠，也分外森冷。眼前，是無光的世界，前景莫測，連走過泥地的腳步聲，也宛如寫在命運交響曲上零散的音符，起落著忐忑的憂傷與悲愁。

這隧道，因而使旅人的前路陷入不確定的空洞，也使旅人的腳下映現繁複莫辨的轉折，暗黑，使得腳下的路徑，崎嶇之外參雜了泥濘，塵土、水漬、泥漿、凹陷的水窪、凸出的石礫，在摸索前進的腳下傳送繁複而詭譎的情境，安全與危險、仆倒與穩健、陷溺與拔出，生與死，都在腳步起落瞬間交疊復蹈。旅人無法確知下一步走向何方，也無法確定下一步踏向何處。陰暗的隧道中潛伏著重重危機，必須依靠一絲光芒偷偷瀉入，才足以讓旅人感受到希望與轉機的照拂。

陷身隧道的旅人，憑靠感覺，憑靠眼、耳、鼻、心，憑靠揮動的雙手、持續前進的雙腳，在一片黑暗中摸索、觸探。風敲叩在岩壁之間的聲響，水珠滴落在泥地上的聲響，雙手觸及的虛空，雙腳踩踏到的實在，其聲輕悄，卻沉重而迅疾地傳達旅人的心，用來揣度、臆測下一步的行跡。黑暗的隧道，考驗旅人的，與其說是絕望無靠的環境，不如說是茫然無依的心情。入口早已隱沒，出口尚未現身，跌落深淵的旅人只好懷憂前行，在更加陷墮的隧道中等待尚未到來的光明。

直到前方出現微光，逐漸加大，化為明亮的洞口，黑暗這才清晰可辨，徹底脫離不確定的情境，從旅人的心靈逐步撤走，一如山嵐在晨曦中飄散。洞口的光，是旅人的朝陽，牽引著旅人的步伐，邁向可以脫深淵而出的所在。黑暗被確定在光明的身旁，黑暗因為光明的介入而被旅人看見——看見黑暗中的隧道原來不是沒有出口的深淵，看見岩壁間的巨石原來有著嵯峨的臉龐，看見腳下的泥地原來隱伏著崎嶇與不平，從而知道如何舉步，如何落腳，知道脫離黑暗還有多少時刻，走出隧道還需多久。微笑，在確定黑暗的同時，從旅人的臉上綻放。

洞口的光，是黑暗的光，照亮的是黑暗；洞口的光，是黑暗的火炬，燃燒的是希望。從看到前方出現的一線光芒開始，黑暗才與恐懼分離，黑暗才擁有砥礪的意義。旅人穩健地踏出步伐，路途漫長，但已經可以具體測度光明與黑暗的距離。每踏出一步，就遠離黑暗一步，就接近光明一步，黑暗終於被光明鎖定，被光明鎖定的黑暗因而也不再令旅人惶惑、疑慮、恐懼。

這黑暗的隧道，是旅人的一生。從生到死，旅人行過漫長的隧道，只為尋找洞口，多半的時候是陷溺在無明的惶惑之中，除了恐懼、迷惘、掙扎，別無所獲，也別無選擇。直到旅人發現閃耀著黑暗之光の洞口，方才免於黑暗的威嚇。旅人必須通過洞口，才能界定他身陷其中的隧道有多漫長，必須通過閃熠前方的光，才能界定覬覦四周的黑暗有多深厚。當隧道被洞口界定出來，當黑暗被光明對比出來，旅人才不會感覺無望的惶惑不安，而能放下心來，寧靜自持，穩步前行。